

全球销量超过200万册！德语国家奇幻小说之王巅峰之作

占据《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一年之久

[德]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Wolfgang Hohlbein) 著

陈快翰 译

占卜者之门
DAS DRUIDENTOR

占卜者之门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德〕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Wolfgang Hohlbein) 著
陈快翰 译

© (德) 霍尔拜恩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占卜者之门 / (德) 霍尔拜恩著; 陈快翰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13-3538-2

I. 占… II. ①霍… ②陈…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6529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06-2009 年第 334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 Wolfgang Hohlbein

Title: Das Druidentor

Copyright © Piper Verlag GmbH, Munich, 2004

(First published by Weitbrecht Verlag, 1993)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占卜者之门

责任编辑 郝庆春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冯晓驰

幅面尺寸 160mm×235mm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ISBN 978-7-5313-3538-2

定价: 29.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5872814 转 2050

第1章

这是在瑞士北部的格里多纳市郊。时间应该是十八点十五分，至少在刚过去的几秒钟之前怀表的长短指针还是清晰地指着这个时间：可现在这块怀表却清清楚楚地显示的是十八点十四分，难道是这表的指针在奇妙地向后倒着走——

提契诺州的州警官法伊特·罗格勒惊讶地注视着饰有古老花纹的怀表金指针，它真的在竟然不可思议地向后倒走着——罗格勒还是不敢相信地合上怀表盖，使劲地摇了摇，然后把它放到耳边，静心屏气地细听，没有什么异常的声音，除了像平常隐隐约约发出的轻微的滴答声。

誉满全球的瑞士钟表，永远都像人们所期待和信赖的那样，做得精细，走得准确，然而当他重新打开表盖再次往表盘上看时，指针还在倒走，这个反常奇怪的现象依然没有消失。

罗格勒眨了眨眼睛，朝表面上已经磨毛了的玻璃看去，磨毛的玻璃在他打亮的手电筒光束下闪烁着，仿佛一幅水晶的月景。尽管如此，他还是看清了金色指针又一次向后退，两条不同长短的金针已指到十八点十三分。

这时，他已不再疑问，手中的怀表指针正在一格一格往后退着走，这不仅让人有点好笑，而且让人好不奇怪。

这块银质的怀表是罗格勒父亲的遗物，要数年岁可比罗格勒来到这个世界上还要早。尽管就要过四十岁生日的他已经不再是个年轻小伙子了。他也曾多次想过，这块大有年头的怀表总有一天要退休的，无论瑞士钟表走得有多精准，但机械结成的机芯也总有一天会给磨损失灵的。

对于眼下手中的怀表偏偏在这时候不正常了，他倒也没有多少惊奇。因为根据伟人墨菲总结的那条日常规律：奇怪的事情往往在最预想不到的时候忽然光临。

但现在真正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这怀表指针的走法，他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表会倒着走，至今为止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就在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奇事。

但话又说回来了，他又不是钟表匠，琢磨不出这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原因。何

况眼下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已经没有时间对着一块足有六十年历史的老怀表冥思苦想了。

罗格勒合上老怀表盖，轻轻地叹了口气，显出无奈地把表放进他那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的警官制服的内衣口袋里去。确切地说这漂亮的警官制服并不是他的，而是他临时从当地一个同事处借来的。严格来说，如果眼前这个突发案件属于警察管辖范围之内的话，是应该归他那爱漂亮着装的警察同事全面负责。

如今，罗格勒对此不能说没有任何抱怨，他本来是到这幽静的边境小镇阿斯科纳来度假的。尽管人们常拿这样的事情正襟危坐地戏言：要时刻准备着上阵，这可是身为国家执法官员的神圣义务。可平常生活中的警察同那编演的电视剧也有着大不相同，一般来说，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在休闲度假的时候去侦破什么突发案子的。

尤其是在摸不着门路和什么人也不见的当口。因为罗格勒已经在这个阴暗穿风的隧道里待等了有一刻钟了，浑身都要冻僵了。他在不住地反问自己：你到底来这里干什么？如果有列车突然在这黑暗的隧道停下来，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也是铁路当局、工程施工部门或是其他什么专门管理机构的事情。

黑暗里远远地出现一星点亮光，那亮光不是很大，就在渐渐向他靠近时，亮光也没变多大——但移动的速度却飞快，并且还伴随着隆隆声响。罗格勒本来是沿着铁轨在隧道里摸索前进，但轰隆隆的声响使他赶紧从铁轨上跳了下来。虽然他觉得这样有些过度紧张，但他大脑的屏幕不时浮现出这样一幕：一列没有开大灯的快车隆隆地驶过黑暗的隧道并从他的身体上轧碾过去……

过了一会儿，他借着唯一一盏车头灯投射过来的余光才隐隐约约地看清，向他开来的不是什么快速列车，而是九十年代生产的那种巡道车：构架矮矮的箱体落座在六个大铁轮上，它本来是靠人工曲柄来驱动，只是现在于中部的一个正方形的箱子里安装了台电动马达，所以运行起来就会发出隆隆的声响。尽管这车的平台很大，站上十几个人也还有空间，可现在整个车上只看到两个人影，一个指挥驾驶着车子让它停靠在罗格勒面前，另一个打着手电筒照他，并向他招着手示意。

那一刻钟的过去，他已习惯了这隧道里的黑暗，这时刻突然出现了照在他脸上耀眼的灯光反而刺痛了他的眼睛，使他感到一阵阵眩晕。罗格勒的心情更低落了，他下意识抬手去遮挡射来的灯光，竭力地想辨清脚下的情况及方向，以便能安全地爬到巡道车上去。却没有看见打着手电筒的人向他伸过来的援手。

“是罗格勒警官吗？”那人急切地问道。手电筒的光束直射在罗格勒的脸上停留了好几秒钟，使他一时什么也看不清，脸扭成了一副怪相。那人见状知趣地放下手电筒，白色的手电光在他和罗格勒之间的地面上清晰地画下了一个光圈。光圈以外的地方就显得分外黑暗了。

“是我，罗格勒。”罗格勒回答道，竭力地想让语气听起来友好一点儿。今天一大清早就有人狠命地敲打他人住酒店的房门，搅了他的睡眠不说，还让他把

休假暂时告一个段落。但这件倒霉事，是跟眼前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的。“您是……”

“我叫克劳斯·伦欣。当然，这个名字您记住和不记住都无所谓。我只是受指派来接您。”在手电光里那人冷冷地嘀咕道。

巡道车又开动起来，是顺着来路返回去。车尾的灯关灭了，而另一头则亮起了浅黄色的灯光，铁轨一下子变成两条模糊的银色带子。使罗格勒感到很惊讶的是，这个只有一台电马达的巡道车居然能开得这样快。隧道口不多一会儿就缩小成一个小亮点，最后便完全消失了。

黑暗中，罗格勒屏住呼吸，尽力不让全身战栗，搓手跺脚，越往深处隧道越冰凉，阴风飕飕，寒气袭人，他口中呼出的气息在手电光下结晶成细小的雾珠。足见这隧道深处的寒冷，然而这种寒冷并不是他浑身打战和心里感到恐惧的真正原因。干了多年的警察，他还从来没有害怕过黑暗或者是狭小的空间。然而，在这条漆黑看不见尽头的隧道中穿行，他正在体验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极端恐惧……

为了避免让这个极端恐惧的荒谬的念头变得更强烈，他向来接他的人发问道：“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

“怎么没人跟您说起过吗？”克劳斯惊愕地问道。罗格勒听出了他话中透出的失望来。

“是不是我不应该问？”罗格勒的声音变得很大，让人清楚地感到他的愤怒。他看到克劳斯被吓了一跳，于是缓和了一下语气，轻声说道：“大概只是列车出了什么故障，没什么大不了的。把我从酒店叫出来的那个警察同事兴许也不知详情——要不就是他有意什么也不愿说。”

罗格勒带调侃地说着话，眼睛却借着车灯向黑暗中扫视着：“那是一辆德国的顶尖级列车，不是吗？”

克劳斯点了点头。“是一辆 2000 型城际高速列车。这是它第一次通过这条隧道。可以这么说，不管是对于列车还是对于隧道而言，这都是一次试车。”

“试车？我以为格里多拉隧道两年以前就已经开通了呢。”

“已经快三年了，”克劳斯更正说，“不过，对于这种列车来说是头一回。您知道联邦铁路的新型城际高速列车吗？”

罗格勒摇摇头。克劳斯做了个鬼脸，继续说：“号称最完美的‘铁轨上的太空船’。据说可以达到每小时三百公里。全速行驶时，只需两分钟就通过这条隧道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呢？”罗格勒朝着新型高速列车的方向发问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克劳斯耸了耸肩膀回答。

罗格勒不再追问了。他在暗自琢磨，接自己来的巡道车虽然一小时跑不到三百公里，但到达事故现场也没有花上几分钟。

“这 2000 型的高速列车应该在十二点二十分到达阿斯科纳，”克劳斯继续说，“当地的各方面的头头脑脑人物纷纷到场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对自己玩的文字游戏报之一笑，见罗格勒对此毫无反应，随即又正色地说，“然而列车却没有按时到达。于是他们就试着用无线电话同列车进行联系，可什么回音都没有。最后他们研究决定派出了搜寻队。当然这也只是我听说的而已。”

罗格勒这时心里已琢磨到其中必有奥秘，他冷眼看着在得意述说的克劳斯。

克劳斯突然感受到面对的是犀利的警察目光，觉得有必要用狠狠地点点头加以肯定。“是这样的，”他正色地说道，“我还没从里面见过那 2000 型高速车呢，他们不让任何人靠近它。尤其是最后的那一里来路我们恐怕是要走着去了。”

对付有意撒谎的人，罗格勒是有足够经验的，他可以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什么时候不是。克劳斯是没有撒谎——如果他的感觉此时还不足以加以断定的话，那么克劳斯在指挥巡道车时对他的偷偷一瞥，也许可以作为最好的证明。这两个来接他的人的确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充满着好奇。所以克劳斯的话语里才会满是失望。他们不敢贸然发问他到底来这儿干什么，而是指望他能够主动告诉他们这里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您在苏黎世警察局工作吗？”克劳斯突然问。

“在贝林佐纳警察局，”罗格勒更正道，“怎么啦？”

“准是出了什么大事了，否则怎么会让大城市的刑警专程赶到这里来呢。”克劳斯猜测地说。

“我可是碰巧在这儿的，”罗格勒为自己解释道，“本来我是来这幽静的小镇度假的。”但他很快意识到他所说的话只会增强克劳斯脑子里的那个想法。地方警察的本事主要是专门对付骗子、小偷、重婚者之流，也就是处罚处罚在诸如阿斯科纳这种旅游胜地干了些什么“违法专业行当”。这也就难免他们眼下会想上一想，为什么要专门把像他这样的大城市的高级警官从休假中请出来帮忙呢？除非是突然发生了重大案件，来自上面的人特地命令他们要接来警官专家。

“是不是什么炸弹威胁或是要命的暗杀？”克劳斯推测着，“今天的恐怖分子可是什么都干得出的。”

“也许吧。”罗格勒极其简洁地回答。他不想过多地费神对克劳斯去解释这绝不会是什么恐怖案件——要真是那样的话，正在处理这件事的官员们就不会来找他这度假警察了。突然间，他对前面黑暗中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变得有几分好奇起来。或许关于度假中的警察时常总会演绎些奇妙故事，并且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完全全是杜撰的。

“还有很长一段路吗？”他问道。

“还有大约两公里，”克劳斯回答道，“再有几分钟就到了。您看——前面有光亮的那边就是了。”

罗格勒向那个方向望去，克劳斯拧亮手电的最大光束往那儿照，但已经显得

是多余的了。他们前面已不再是一片漆黑——但这也并不是说他什么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看见的只是由黑黢黢的方块形影子和明晃晃的灯光交织成的一片。在经历了一段伸手不见五指的旅程之后，那明晃晃灯光显得格外刺眼，使罗格勒不由得流出眼泪来。

他赶紧拂去泪水，强睁大眼睛往亮处望去，可视网膜还是受不了。直到巡道车渐渐慢下来，靠近了路障时，他才看清了究竟。一列横卧的列车被许多巨大的探照灯照耀着，其中至少有一盏被转了过来专门照着他们驶来的隧道，像是有意要挡住好奇的目光。

巡道车停了下来，还没有完全停稳，罗格勒就跳下了车。克劳斯没有言过其实。这里距列车还有一里左右的路。要走过这段碎石铺成的路基，显得额外费劲。他虽然现在基本上还像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但已经可以听到各种声响了。说话的声音，还有机器发出的声音：其中有电器的嗡嗡声，柴油马达有节奏的突突声，还有弓形电锯或是起重机发出的声响。不知什么地方还放着一台空气压缩机，因为罗格勒已感受扑面吹来的人为的风。

罗格勒兴奋起来。他对这些东西的知识——像大多数人一样——仅仅限于电视新闻中的图片或是电影中的相关场景，尽管如此他却很清楚：这里正进行营救。而且这绝不会是什么普通的交通事故，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人来找他这位专业刑警了。整件事在他眼里变得越发神秘起来。

他越过了光的屏障，还是什么也看不清楚。他的双眼被灯光刺得一片模糊。一个巨大的四四方方的东西挡住了他的视线。一团模糊的影子正朝他移动过来，渐渐分成了三个模糊的轮廓。

“您大概就是罗格勒警官吧？”

真该把名字刻在脑门上，罗格勒想，这晚的突发事件使他这过路游客成了当地名人了。人人都向他发问：“是罗格勒吗？”真应该把这几个大写字母用发光塑料做好，并装上霓虹灯，因为这隧道里实在是太黑。

“您没有弄错，请问您是？”罗格勒不耐烦地等待着眼睛适应隧道内的光线，但是这种适应过程慢得很。此时此刻，与其说他看清了好像有三个人朝他走来，不如说他只当他们是三个朦胧的影子，因为很难把他们的名字和人一一对上号。听着他们分别介绍自己，几乎耗尽了他最后的一点耐心。

最先说话的那个人，年龄虽然看上去至多只有他一半，却有着职业拳击手那样宽厚的膀背，还有他的两只拳头不住地上下挥动着，就像时刻闲不住要去击打对手。他身上穿的灰色西装剪裁得体，这与周围的环境却显得格格不入，西装裹着宽厚的膀背显得太紧了。他说自己叫赫斯·布莱纳，并说了在铁道局担任的什么职务，罗格勒听完就忘记了，倒是像对他看样不会超过二十岁的青春稚气感到有些惊讶。

另两个人穿得一样不合时宜：那个被布莱纳称做是上司兼同事的、名叫库尔

特·马亨的人穿着同样的西装，显然是出自同一个裁缝之手，只是面料要更贵重一些。第三个是一个叫做弗兰克博士的，对于他，布莱纳倒没有怎么介绍，这倒显得意味深长。这个人居然身穿着黑色礼服和褶领衬衫，并戴着领结。这三个人都因为寒冷而打着哆嗦，每当发出驱寒的呼气的时候，脸庞就消失在灰色的雾气中。看起来他们穿着这盛装礼服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这样的装扮可真是好笑。他们准是克劳斯所说的是来参加“隆重仪式”的有关人员。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罗格勒关切地问，并向自己眼里仍然模糊一片的前方做了一个手势。

其实不光是眼睛的原因使他看不清 2000 型高速列车，因为那列城际特快列车前还停着一辆漆成暗红色的市郊列车机车，使得他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本来要大得多的特快列车的一个大概轮廓。车的前面和四周都是人：佩枪的警察、戴头盔的消防队员和一些穿着打扮同布莱纳与他的伙伴一样不合时宜的官员们。

罗格勒没等听到回答就朝市郊列车走去，他也确信根本没有人会解答他的疑问。只有绅士模样的弗兰克瞥了他一眼。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在这里没露声色的弗兰克是主导者。

于是他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有意向弗兰克靠近走在了一起。弗兰克同那两个身高马大的伙伴交换了一下眼色，是在示意让他们也紧紧地跟上来。

“最好是，您自己先用眼睛在这里看看。”稍许迟疑后，布莱纳终于回话了。他的语气让罗格勒不得不顺从。

“事情真的那么复杂吗？”

布莱纳叹了口气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我并不想得到什么详细的答案，”罗格勒耐心地说，“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提示。交通事故，机械故障，还是绑票……”

他们来到了机车前。布莱纳跨下铁轨，站到了一旁，罗格勒也跟着下了轨道，把没有问完的问题咽回肚子里。

城际快车就停在机车后面的二十米到三十米处，十几盏探照灯照在上面，放射出很不舒服的耀眼的光亮。许多人正在忙忙碌碌，具体人数很难估计：大部分人穿着消防队员穿的那种厚重的皮夹克，戴着头盔，还有许多人拿着只有在出现列车事故时才用的笨重的机器。快车的尾部迸发出很高的蓝色火花，伴随着切碎玻璃时尖尖的嘎吱声。捶打声、敲击声和下命令的声音，充满了整个隧道。鼻子闻起来，这里还弥漫着一股像燃烧的金属和熔断绝缘材料一样的窒息气味。另一台机车停在了旁边并行的铁轨上，消防人员从打开的车门里搬出一箱箱工具和各类材料；有一批人正从城际快车上抬出用白布裹着的一个个圆柱体，装到这从反向开来的小火车的后部。罗格勒不需要掀开白布就能猜测到里面是些什么。一股苦涩的滋味从他的舌尖蔓延开来。

“一共死了多少人？”他沮丧地问。

“恐怕是整个列车上的人员全部死亡。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全部的尸体，但找到生还者的可能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乘客和乘务人员加起来一共有四十三个人。”这回说话的不是布莱纳，而是那个穿着黑色礼服，被称为弗兰克博士的人。当听到他的纯正德语发音时就知道他是个拥有日耳曼血统的真正德国人。克劳斯说过，德国联邦铁路公司也派遣了一个代表团来阿斯科纳庆祝这隧道的试车。他们肯定没料到结果会是这样，罗格勒不由得痛苦地想。

他慢慢地往前走，眼光茫然地从城际快车那流线型的车体滑过，脑子里越来越觉得这不像是真的，他试图不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奇怪的是，他对此居然并不感到十分震惊。

也许眼前发生的事件，对像罗格勒这样一个习惯了看卷宗、进行逻辑思维的警察来说，太花里胡哨了，所以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其他人大概也跟他差不多。

这种城际快车真的有一点儿像伦欣所说的：是铁轨上的太空船。前卫的设计、低矮却绝妙的外形使人联想到高速飞驰的力量。而这正是这种列车所要展示的独特魅力：铁路上有史以来最快、最舒适的享受。

它曾经无愧这种美妙声誉，可是现在……

罗格勒很难用一两句话把它描述清楚。总之它毁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单凭这场灾难夺去了所有乘客的生命这一点，就可以算是一场极其严重的事故。尽管如此，毁坏这个词用得还是不够正确，因为事实上列车并没有真正毁坏，从外观上看上去它就像刚刚非正常地通过了隧道一样。

那曾经闪着银光的车体和拱形的车窗失去了光泽。曾经流光溢彩的车身变得灰暗模糊。许多地方的油漆给擦掉并剥落了，油漆底下的金属也生了锈。车身侧面那蓝色的、金色的和白色的装饰条纹，原本是用来突出列车的美观和速度的，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了。所有的电气设备全部受损，在模糊不清、支离破碎的玻璃后面可以看见手电光像幽灵般地倏忽掠过。

“天哪，到底怎么啦？”罗格勒喃喃地说。

这是个不会有答案的问题，自然他也得不到回答——即使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估计他也听不到。列车的样子使他震惊了。虽然它外表并不恐怖，他也并不害怕，但是他的心里却生起一种比害怕还要恐怖的感觉。他的心跳变得缓慢而又沉重，每一次心跳都能在指尖感觉得到。他的感官一下子变得灵敏了许多。他的视觉、听觉、嗅觉前所未有的敏感起来，几乎令人难以忍受。

突然，他找到了自己所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即这趟 2000 型高速列车到底出了什么事。

眼前的这列车显得太陈旧了，活像是陈列的过时展品。

这一点其实清清楚楚，以至于他不禁惊讶地问自己怎么竟然没有早点发现。罗格勒知道，德国联邦铁路的 2000 型城际列车半年前才投入运行，而这趟列车是同一系列中最新潮最先进的，也许几天前才从工厂驶出，到格里多纳隧道试

车。然而现在它却静默地躺在这里，垂闭着眼睛，完全地死去。整个列车披着一层坚硬的灰尘积成的盔甲，被铁锈所腐蚀和吞没了。看上去，它已经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把这只钢铁怪兽杀死的不是什么恐怖分子，也不是自然灾害，更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人类最原始的敌人，同时也是唯一不能够战胜的敌人：时间。

布莱纳和其他两个人给了他充分的时间来消化眼前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也许这并不是使他们花好几分钟站在那里、呆呆地凝望着列车的唯一原因。他们虽然几个小时以前就在这里了，但还是和他一样地感到震惊。有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你见过的时间长了而削弱你对它的惊讶，眼前的这趟列车就属于这类东西。

最后还是罗格勒首先从呆立中清醒过来。他转过身去的同时，目光很快地从他们脸上扫过。布莱纳显得惊慌失措，露出一一种和罗格勒一样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惊骇的表情。他害怕，甚至怕得快发疯了。他的同伴马亨也一样，紧张地不停地跺着脚，片刻也不能平静。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卷薄荷糖，一颗一颗剥开锡纸，却不知所措地没把糖放进嘴里。弗兰克的脸倒像是石头雕刻的一样，深沉地不动声色，但这并不表明，他对眼前的景象无动于衷，而是他比其他两个人有更强的自控力。罗格勒不能确信，弗兰克这样的处变不惊是否使自己对他的印象更好一些。

“我想，现在我懂您所说的话了。”他喃喃地说。

“是吗，”弗兰克轻声地问，“我不信。”

要在平常，罗格勒早就被这样的回答激怒了，而现在他只是静静地听着。他已经习惯于从对方的话中听出更多的东西来，而且在这方面他屡试不爽。弗兰克的话无非就是两个意思：第一，面前的德国人有些看不起他（对此他倒一点儿也不在乎——相反已经习惯了）；第二，他并没有把所知道的都说出来，也许他知道的也不多，但至少他知道些什么。

他们继续走着，步子迈得格外缓慢。尽管这样，罗格勒还是嫌他们有些快。离列车越近，他就越觉得不舒服。这个死去的钢铁怪物散发着毫无生气的寒意。这越发加强了罗格勒的厌恶感。他们越靠近列车，列车看上去就越显得衰老和朽败。巨大的铁轮锈得非常厉害，简直难以想象它当初是怎么转动的。流线型的车头灯蒙上了一层裂纹；机车左侧的窗玻璃也爆裂了，使得列车的形状变得很不对称。他大老远得出的印象一点儿也没错，尽管车身的色彩都褪尽了，但整个列车却披着一层灰色的面纱，那是只有历经几百年才能积成的一层手指厚的灰尘结成的硬壳。

“里面的情况怎么样？”罗格勒问道。

弗兰克做了一个手势，请他上车去看。左侧的门开着，后面亮着一盏刺眼的探照灯。探照灯的电线从车门内接到旁边轨道的机车上。门旁靠了一把铝梯，当罗格勒顺着梯子上去看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了。门旁原来的镀铬把手不见了，露出了两个红棕色的锯齿状裂口。

“当心，”罗格勒沿着梯子往上爬时，弗兰克跟在后面提醒地说，“请您什么

也不要碰。”

罗格勒忍住没喊出自己是警察，遇上这种情况知道该怎么做。他在心里对弗兰克又增添了几分不悦。但反过来他又觉得这个德国人还不错，善意的唠叨是怕他没注意伤了手。罗格勒从一开始就对总在自以为是的纯粹日耳曼人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当他的偏见一点一点被证实时，他反而感到了某种满足。

里面的景象并不像罗格勒担心的那样糟糕——而是更加摸不到头绪。东西几乎没有怎么损坏。原来设计得又大又舒适的驾驶室看上去几乎完好无损。如果说，列车从外面看起来可以用衰老一词来形容的话，那么这时他就必须再发明一个新词了。

玻璃脏得让人看不见外面被探照灯扫得通亮的隧道。只在刮痕或是裂缝处透过来星星点点的亮光。看得出好像有人曾试图在操纵台上面清理出一块空间出来，但是没有成功。灰尘像黏滑的透明胶覆盖了每一处地方，看上去就像凝固了的水泥。

这也许是最神秘不过的了。所有这些高科技的杰作，电脑、成套设备、传感器和测量仪看上去都像石头一样。罗格勒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仿佛自己正置身于一台人类史前的计算机内。而他们正发掘五万到十万年以前失落在玻利维亚丛林中的另一星球的太空船。这样的念头既疯狂又令人恐惧。也许只有在找到了列车被强力毁坏的证据之后，他才会觉得好受一点吧。

他听到身后有声响，原来是弗兰克正气喘吁吁地沿着梯子往上爬，从门那边露出半个头来。布莱纳和马亨站在车外，小声地交谈着。

罗格勒指着身后尘封的仪器问道：“有没有像航行自动记录仪或是语音记录一类的东西？”

“两种都有，”弗兰克回答道，“而且都有好几份，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驾驶员或电脑按指令所做的每一个开关动作和操作都会被电子设备记录下来。这趟列车安装有黑匣子，就跟飞机一样。”

“也就是说，通过它们您可以确切地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不能。”弗兰克说。

“但您刚才还说……”

“……这趟列车是大西洋东海岸最先进的，”弗兰克打断了他的话，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而这次它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摇头示意他们看旁边的一排按钮和屏幕：“这里的東西我什么都不想碰，我已经派了一个专家组来这里，他们会处理的。但是我可以打赌，他们什么也发现不了。”他叹了口气，“按照设计高速列车运行的一切都会被电子信息存储下来，储存在磁盘或者芯片上。但看看这里的情形，这套设备早就没电了，主机也早就不工作了。”

“难道没有配备电池吗？”

“以前是有的，”弗兰克证实道，“我查看了一下，它们不仅是电早用光了，而且整个都不见了。您知道，电池放得太久的话，就会自己分解掉。”

“太久指多久？”罗格勒追根究底。

弗兰克犹豫了一下：“您指这些仪器上使用的硅电池？”他耸了耸肩道，“五百年？也许只有两百五十年——谁知道呢？您知道吗，没有人做过这个试验。当然，我们的专家会仔细检查哪怕是每一颗小螺丝钉的，但您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指望会发现什么。”

罗格勒从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他并不是在看了这儿的情况之后才这样认为的。就是对高端科技什么也不了解，也可以看出，这里的一切已经无法再修复了。

单独和弗兰克待在这儿，他开始觉得有些不舒服，就把头转向门外。另两个人还站在轨道旁说着话，他们根本就不想进到这驾驶室里面来。

弗兰克注意到他那询问的目光，摇摇头做出示意说：“我们所说的话只限于我们两个人知道，您和我。至少现在是这样。”

“这就是说，您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罗格勒说道。

“不，”弗兰克边说，边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罗格勒感到不得不相信他的话了。“但是有一些……我们不妨称之为理论，老实说，是一些奇谈怪论。但我们不要再给这些传闻添油加醋了，好吗？”

“都是些什么理论呢？”罗格勒问。

“说了您也不会明白的。”弗兰克说。他无奈地苦笑了一笑，急忙做了个手势补充道：“我并不想侮辱您。但是我自己都弄不懂这些东西。如果我现在跟您解释的话，恐怕说出来的只会是些胡言乱语。”

对于这一点，罗格勒是很理解的。如果有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整列列车在几个小时之内突然陈旧了至少几百年的话，那么，理解这一理论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只有三个人——而他肯定不在其中之列。其实，他现在根本不可能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可不是这样的。他已经习惯于避免立刻去寻求一个答案，而是首先查看事实，不管事实是一清二楚，还是让人迷惑不解。但是此刻，他对弗兰克的不满却变得难以遏制了。

“请回答我一个问题，弗兰克博士！”在称呼对方的学术头衔时，他特别加重了语气，听上去简直就像是一种调侃，“既然您认为我对这里的一切一窍不通，既然您认为——顺便说一句，我完全赞同您的看法——这不是由警察来管的事情，那么你们到底要我来这里干什么呢？”

他的这种挑战的口气让弗兰克觉得很有趣。“您没有让我失望，罗格勒，”他说，“您果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出色。对您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会要求同像您这样的人交谈，我充满了希望。”

“像我这样的人。”

“一个警察，”弗兰克说，“一个好警察。人们向我保证，把在短时间内能找

到的最好的警察给我派来。您就是这样的一位，对吗？”

“我想是的。”罗格勒回答。他向来不会假客气，他确实十分优秀，这一点他很清楚。“但是我并不肯定我是不是处理这事的合适人选。或许您应该找埃里希·冯·丹尼肯，要不就找布特拉来。”

弗兰克左眉头一挑，到底这是对他嘲讽的反应，还是对他如此顺口地说出这一串大侦探的名字感到惊讶，罗格勒吃不准。他不急着回答，而是从口袋里掏出烟和打火机，抽了起来，他没有给罗格勒敬烟。

“请您来就是为了不和这些太有名的警察打交道，罗格勒先生，”他用眼睛扫视着站在车下的马亨和布莱纳，接着轻声地说，“请跟我来——我指给您看些东西。”

弗兰克把刚点燃的烟扔出门去——差一点扔在马亨身上，马亨急忙往后退了一步，有些气恼地向他投去了责备的一瞥。

弗兰克招手表示抱歉，匆忙走向驾驶室后面的一扇小门。紧跟在后的罗格勒吃了一惊，因为门在他面前自动向一旁滑去，虽然速度很慢，而且还发出尖尖的响声——但门开了。他立马就弄清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门后的走道上装着一部汽车电池，连着两根拇指粗的电线一直盘到墙上。

“德国的杰作，”弗兰克发现他皱起了眉头，于是冷笑着说，“只要接上电，一切都可以运转起来，哪怕是在一万年以后都行。”

罗格勒没有理会他开的玩笑，现在他没有心情去笑，而是完全沉浸在对眼前那不可思议的景象的消化之中：这里就跟机车的驾驶室一样，满是灰尘，破旧，朽坏，或许更甚。因为同这里相比，驾驶室很小，而且里面的驾驶人员像是立刻离开了，而这两节车厢内的人却没有。在那里他想看到的巨大破坏——在这里赫然摆在眼前——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令人恐惧。

两节车厢内到处是碎玻璃和透明的人工材料，探照灯把这里照得雪亮，整列列车，甚至列车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两节车厢仿佛战场一样。座位上的坐垫都给扯裂了，一些座椅连同底座被拔了起来。几乎所有包间的隔离墙都裂开了，所有窗户的玻璃都给砸碎了。罗格勒以警察的眼光一眼就看出，这是从车内往外砸的。而不是救援人员为了进到车内来而砸坏的。

墙上许多地方的装饰布整个都剥落了，车厢一半高的地方有一个和人一般大小的巨洞，从那里可以看见生了锈的车身钢筋横梁和车厢的骨架。这里同样也是到处都蒙上了一层像风化了了的石头一般的灰尘。

“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弗兰克低声地说，“是极度恐慌，到后来，他们是自相残杀。您跟我来。”

车厢后部一片忙碌。看上去有好几十个人正忙着清理残骸，最起码是稍稍恢复了这里的秩序。他们的劳动成效在车厢前部可以清楚地看见——显然，他们是从机车车头开始向后逐步清理的。并不是所有被毁坏的东西都变得很陈旧，这一点罗格勒跟在弗兰克后面走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他看见碎裂了的塑料和玻璃的

碎屑，有些地方还留有焊炬的特有痕迹。突然他看到了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东西，赶紧把头转开——在那里：积灰变成的坚硬的盔甲裂了开来，人们从里边挖掘出来的东西与人类的躯壳显然很相似。

弗兰克向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在靠近救援人员时紧跟着他，不要出声。那些人正忙着把挡在车厢后三分之一处的一个压扁了的金属座椅架焊断，而座椅下面躺着一些奇形怪状但又有些熟悉的可怕的东西。

原来是一具尸体。罗格勒在瞅见弗兰克奇怪的表情时，心里已经有了些准备，尽管如此，他还是吓了一跳。不光是因为人总是不能习惯于看见尸体——正相反，罗格勒有时甚至觉得每看见一次尸体，他就越发感到难以忍受——更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具死尸，它已经成了一具木乃伊。

躺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团棕色的干瘪的东西，他的龟裂的皮肤已经开始像破碎的墙布那样从头颅上剥落下来，这头颅也遭受了强力的冲撞已经被压碎了。从磨损的西装上衣中伸出的右臂折断了，左臂和上体的残余部分自腰以下还埋在座椅底下，罗格勒确信，还埋着的那部分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罗格勒拼命忍受着，不呕吐出来，而弗兰克却蹲下来，把手伸进了死者的上衣口袋。经他手指一碰，西装的布料立刻碎成了细小的粉末。但是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手里却捏着一个已经破烂不堪的东西。罗格勒又看了一次，才认出这是一个钱包。确切地说，一个曾经是钱包的东西。

弗兰克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外面的皮连同钱包里的大部分东西一下子变得粉碎，只剩下三个窄长的、大小不一的塑料卡片：一张是信用卡，一张是记者证，另一张是德国的居民身份证。钢印的字迹还清晰可辨，然而照片的颜色却已经褪尽，只留下一团黑色的印迹。这些东西的形状同死者的脸一样让人感到恐怖，罗格勒的胃现在不闹腾了，而是像一个橡皮球一样在他的身体里上下蹿动，想要从他的喉咙口蹦出来。

“马蒂亚斯·斯坦恩，”弗兰克读着，“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生于柏林。您看——我们几年前还讨论过这种新的身份证是否能做到真正防伪。看来，这倒是可以证明……”

罗格勒一再说服自己，弗兰克说这些一点也不可笑的笑话，并不是为了压惊，这可能就是他的本性。他突然之间很想往这个狂妄自大的白痴脸上狠狠地揍上一拳。靠着最后的一点自制力他才转过身去，避开他几步。弗兰克这时显得很知趣，没有立即跟上来，而是让他一个人待了几秒钟以恢复平静。

“我认识这个斯坦恩……”弗兰克说。他的脸部表情显得很严肃。

当罗格勒不情愿地转过身来的时候，第一次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惊慌的神色。而这种惊慌自从上车以来就一直克制住没有流露出来。

“几天前我还同他共进晚餐，”弗兰克说话的时候脸色阴沉，“乘坐这……这趟车的大部分人我都认识。其中的一两个还是我的朋友。”

“真是很抱歉！”罗格勒说。他说得很真诚，弗兰克也感觉到他这并不是说一句客套话，于是向他笑了笑，表示感谢。

“我也差一点儿上了这趟车，”他继续说，“决定到阿斯科纳来参加通车庆典，其实完全是偶然的巧合。”

“感谢命运吧，”罗格勒说，“否则您早就死了。我会尽我的一切力量来找出这里……”

“这倒没有必要。”弗兰克打断了他的话。透过精心修饰的外表流露出的一点人情味一闪而过，“我怕您也做不到这一点。您过来，我们再往前走一段。”他们离开火车后部很长一段，以确保救援人员听不到他们的谈话。这时弗兰克才又继续说：“我并不是什么犯罪学专家，但是我想，这里发生了什么已经很清楚了。那个人如果是头颅被打碎了，那应该感到庆幸；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被活活饿死的。”

“您说什么？”罗格勒感到很惊讶。

“餐车，”弗兰克说，“在列车出发的时候，刚装满食物，可供三百人吃喝——车上的存货是原有的十倍。我查看过了：一粒面包屑都没有了。这话听起来有点儿奇怪，但他们确实是被活活饿死的。”他指了指破碎的车窗，“有两三个人像是从车窗跳了出去。我们也找到了一具尸体，在车后大约一百米的隧道内。我们还在找另一个。我们找到的那一个……就可以确认的部分来讲，他的每一寸骨头都碎了。看上去正像是从时速三百公里的列车上跳下去的。”他停顿了片刻，“这种死法并不很好，但至少很快。”

罗格勒努力地想象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幕，然而白费力气。如果弗兰克所说的属实的话，那么在最后一刻他们为了每一小块面包都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想象力还不足以再现这列列车所经历的这一幕。

为了赶走这个快把他逼疯的念头，他强迫自己回到那个弗兰克尚未回答的问题上来，“您到底想让我看什么，弗兰克博士？”

“这里的一切，”弗兰克回答道，“我希望，您现在能更理解我。这对您更好地完成您的工作，会有帮助的。”

“什么工作？”罗格勒问道，“这里的事是归……”

“时间实在不允许设法事先联系，”弗兰克打断他的话，“您回到住的酒店后，会看到您单位发来的电报，任命您为格里多纳事故特别委员会的领导。您将同我和其他一些人密切合作。他们正赶往阿斯科纳。”

“什么特别委员会？”罗格勒问，心里冒出一丝不信任。

“当然是负责调查制造这起可怕的恐怖事件的特别委员会。”

“恐怖事件？”罗格勒重复了一遍，简直不敢相信弗兰克说的这话。他注视着弗兰克：“您疯了吗？这不是恐怖事件！”

“当然不是，”弗兰克微笑着说，“但罗格勒先生，您和您的属下将帮助我们把它变成一起恐怖事件。”

第2章

星期三。今天是星期三吗？瓦尔斯坦问着自己，迈着踉踉跄跄的步子向浴室走去，脑子却集中在两件事情上——当他在这样的一个早晨醒来时，两件事实际上只是一件事。当然，这倒并不是因为跟昨天、前天的早上有什么不同。

一件事是，他得像障碍滑雪那样，绕过满屋子的狼藉，免得撞上任何东西，碰倒家具，或是踩上昨天剩余的晚餐：一块烤鸡。骨头扔给了——刺毛咪，这只猫已经把大部分肉都啃光了，当然也像往常那样它会留下一部分，并把它们弄得满屋子都是。所以他得小心，才不会踩上鸡骨头，把脚刺破。

闪过瓦尔斯坦还没有完全清醒的脑袋的第二件事就是不去看镜子里的自己。虽然谈不上惊喜，但实在也不值得高兴，这也许是最糟糕不过的了。瓦尔斯坦利用任何机会对别人讲（当然这样的人不多），他对自己的生活基本上还是满意的，如果谁不喜欢他的方式，尽管滚得远远地好了。

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们是否相信他讲的这些——至少镜子是不相信的。

今天是星期三吗？他重重地一推门框，踢踢踏踏地走向洗手池时，脑子又回到了刚才想的问题上。他手在洗手池上撑着，尽量不去看镜子。是的，他几乎可以肯定。即使脑子里想不起来昨天晚上的事，但太阳穴一跳一跳的痛和嘴里苦苦的味道告诉他，昨天晚上他又喝醉了。每逢星期二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所以说，对于今天是星期三他只有百分之十四点二八的把握，因为他在整个晚上都醉得人事不省。

瓦尔斯坦胡子拉碴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百分之十四点二八——他总是把什么都换算成数字。令人惊奇的是他的酒精脑袋对数字的反应却始终是那么准确无误。总有一天，当他往脸上泼凉水时想——并不是为了禁欲，也不是为了赎罪，仅仅是因为那个该死的热水器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坏了，而那个该死的房东也从没想过要来修一修——总有一天他会因为疏忽而算错，到底要喝多少罐“金奖”